

銀波里

李維國著



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了红脸，热情地望着人们。它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微笑。

这是一个明朗的早晨，和平的早晨，也是一个难忘的早晨。

朝鲜三八线附近的一个车站，被装饰得焕然一新。插在木杆子上的中朝两国国旗和无数的彩旗，正在迎着东风和玫瑰色的朝霞，同人们一样在尽情地不停地欢腾。

带着崇高友情前来送行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挤满了车站。这欢送的人群代表着全朝鲜人民的每一颗心。一支四、五百名的志愿军归国部队，被淹在这热情欢送的人群里。

再有几小时，这支为祖国的安全、为朝鲜的独立统一、为和平而浴血战斗在东方和平前哨的志愿军，就要带着朝鲜人民的无休无尽的深厚友谊，离开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正在一日千里进行和平建设的秀丽富饶的朝鲜国土，回到自己大跃进的祖国。

这时，每一颗心都在激烈地跳动，每一个人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了，利用这最后的一分一秒，把话说了一回又一回，把手握了一次又一次。车站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沸腾在这热情的浪花里。浪花在不停地翻滚。

志愿军官兵被簇拥的人群高高抬起，被一羣红领巾们团团围住。阿妈尼把结婚时的戒指摘下，戴在中国孩子的手上，人民军官兵把自己的奖章挂在中国兄弟的胸前。礼品，一件又一

件地塞进了中国战士们的手里。刺绣的荷包、古代的宝剑、傳家的銀杯，还有什么礼品比这更珍貴呢？

人們手里拿着鮮花，胸前戴着紅花，身上又披着花紙条。鮮花呀！把这翻滾的人羣变成了花海。我們深刻地懂得，这不是普通的鮮花。这是在那风雪之夜，枪林彈雨之中用中朝两国人民的鮮血培育起来的鮮花；是在填平累累的彈坑、插下稻秧的劳动中用中朝两国人民的汗水灌溉起来的国际主义之花。这花是永不褪色永开不败的友誼之花。

人們圍起一个个圓圈，跳了起来。

人們一簇簇靠在一起，唱了起来。

站台上的彩旗被东风吹得嘩啦啦地作响，它好象在給人們說：跳吧！唱吧！永远乐观的人們，在殘酷的战争岁月里，枪声炮声都沒有压倒你們的歌声，現在既沒有枪声又沒有炮声，你們就縱情地唱吧！讓你們的歌声永远回蕩在鴨綠江上空。果真人們的歌声四起：

白头山呀！白头山，
你再高也沒有我們的友誼高。
鴨綠江呀！鴨綠江，
你再深也沒有我們的友情深。

哪个山头沒有流過我們的鮮血！
哪塊土地沒有流過我們的熱汗！
哪條江河沒有流着我們的友誼！
哪片庄稼沒有鑄出我們的深情！

深情厚意哟！永远記在我們心里。
深情厚意哟！永远記在我們心里。

.....

車站上停着一列軍用列車。“感謝朝鮮劳动党”的紅字巨

幅標語，分貼在列車廂上。火車頭粗聲地喘着氣，噴着一團團的白煙。

“噶——”火車頭吼叫了一聲，它告訴人們：“快要開車了，準備上車吧！”

這一声汽笛象沖鋒時的號令一樣，震動着每一個人的心。人們隨着汽笛的聲音，發出了一片低聲地抽泣。從人們飽含深情的眼里，流出了滾滾熱淚。

英雄的朝鮮人民在殘酷的戰爭歲月里，不曾為自己的田園、房屋的毀滅，不曾為躺在血泊里的親人，不曾為敵人奪去了自己的四肢而搭拉过一次眼皮。可是在今天，與志願軍離別時，却一次次地洒下了惜別的眼淚。

英勇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官兵們，曾參加過多少激烈的戰鬥，打敗過多少國家的侵略軍隊，曾克服過令人難以置信的艱難困苦；他們有氣吞山河、英勇無畏的氣概，一切都沒有使他們屈服。然而在今天，即將分別時，他們却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流出了熱淚。

人羣的一角里，身穿白衣白裙的朝鮮阿媽尼和她的兒子人民軍上士金順勇，還有女兒金順姬和儿媳朴玉子四人，緊緊地圍着三個志願軍，拉着他們的手不放。

阿媽尼用僅有的一只右手，從籃子里拿出了蘋果，顫巍巍地塞進身旁一個志願軍中士班長的手里，然後泣不成聲地說：“孩子，路上可要注意身體呵！這蘋果到路上渴了再吃，呵，孩子……”阿媽尼哽咽着再也說不下去了。

中士趙虎一聲不響地接過蘋果，一下子撲到阿媽尼的懷里緊抱着阿媽尼喊了聲“阿媽……”豆粒大的淚珠便從阿媽尼的背上簌簌滴下。

金順勇用袖子揩去了淚水，摘下了自己的軍功章戴在身旁少尉李剛和陈志强的胸前，又緊握着他倆的手說：“把它戴在身上，你們看見了它，就會想起我們的友誼，在戰鬥中是怎樣用鮮血結成的。我們的勝利是怎樣取得的。”

“順勇同志，你說得對。我們回到祖國，一定要把我們的友誼，告訴所有的中國人民。”李剛說罷，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立功喜報遞給順勇，又說：“這是你的立功喜報，幾年來我一直保存着它，現在咱們要分離了，你拿着吧！順勇。”

“是我的喜報？”順勇接過喜報看了看，懷疑地說：“這上面不是寫着你的名字嗎？”

李剛肯定地說：“上面是寫的我的名字，可是那是寫錯了。順勇你拿着吧！立功喜報應該是你的。”

阿媽尼、順姬和玉子站在一旁，凝視着這張紅色的喜報，被他們的話倒弄糊塗了。

這張立功喜報到底是誰的呢？

李剛想了想慢聲慢氣地說：“順勇，正象你說的，這喜報是我們勝利的喜報，是我們戰鬥友誼的紀念。你決不會忘記，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經李剛這麼一提，激起了人們的回憶，把人們的思想帶到了五年前的另一個地方……

二

一個冬天的早晨，太陽剛剛冒紅，霧氣已慢慢散去，朝鮮的天空象清水洗過的那樣碧綠，那樣的干淨。萬里長空，連一絲雲都沒有。

在秋耕罷的田野上，大水庫上，和長滿樹木的山坡上，到

• 4 •

处都被厚厚的积雪盖着。白皑皑的积雪象銀毯似的鋪在大地上，重迭起伏的高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閃着銀光。

在这万山环抱之中有一座村庄。在村庄四周的山上，长满了四季长青的馬尾松，翠綠的馬尾松上挂滿了雪朵，好似腊月里的梅花。村子西头有一座大水库，已經結了一层厚厚的冰，活象个冬眠的大白熊靜臥着一动不动。水堤上有人来回走动，一羣孩子扫去了冰上的积雪，在貪婪地滑着冰，不断地发出愉快而清脆的笑声来。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个苹果园。高大的树枝被稻草包得紧紧的。从果园的規模看来，这里每年丰产着美味香甜的苹果。在村子周圍有一片田地。在过去，这块土地被敌机炸成了蜜蜂窩，而这里不屈的人民，用勤勞的双手填平了彈坑，敲碎了土块，播下了种子。現在，在白色的田野里已經吐露出了青苗，就象在一块銀紗上綉上了綠色的图案一样美丽。

一縷縷的炊烟輕飄在村子上空……

这就是朝鮮的秀丽山村——銀波里。

然而，在銀波里的南面不远的地方，山头被濃烟籠罩着，枪炮声不时的傳來。那就在战斗中的三八綫。

在村头的小河旁，有几間草房。牛棚里拴着一条大黃牛，牛棚里、院子里到处打扫得干干淨淨。可以断定这家的主人是非常勤勞的。

阿媽尼在厨房里向灶火里添了把柴禾，便走回屋里去收拾杂物。

屋里躺着一个朝鮮青年，他的双手在一只纏着繃帶的腿上撫摸着。这就是阿媽尼的儿子金順勇。每当他摸着負伤的腿时，他总是紧皺眉头，忘不了在那一場大雪之后，絕灭人性的

美帝国主义恶毒地用飞机把粉状的毒剂，撒在北朝鲜的土地上，金順勇的腿就是在那时不小心沾上毒剂潰烂的。經過几个月的治疗，已經好多了，不过还没有痊愈。現在他正躺在炕上休养，一見阿媽尼进来，便急着要起来，并說：“媽，順姬呢？”

“你妹妹上学去了。”阿媽尼走到順勇身旁，赶忙按着他的肩膀說：“唉呀！別动。快歇着吧！腿还没有好呢！这孩子总是不听說，連一会都躺不住。”

順勇皺着眉头說：“我急，我躺不住，我要起来。”

“不行！快坐下。”

“媽，你让我帮你干点啥，要不，把我会急死了。”

阿媽尼无奈地順手从墙上摘下一个鏡框，递給他說：“給你，把上面的灰擦擦，別再乱动了，再动你这腿就别想好了。”

順勇拿着鏡框好象得到了安慰，便用布輕輕地擦去了上面的灰尘，于是玻璃底下便露出了一張四寸的放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等个子，头戴火車头帽子，身穿一件敞着胸怀的大皮袄，右肩上挂着一只步枪的男人。从那黑黑的胡子，可以看出他的年紀不过四十来岁。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密茂的森林。这就是順勇的父亲。

順勇凝視着照片忆起了往事。曾記得媽媽对他說过：在日本統治朝鮮的时候，父亲还很年輕，那时他就和村里的年青人一起去长白山里打游击，破坏敌人的铁路，燒鬼子的仓库，有时还襲击敌人。这张照片就是在长白山照的。以后，父亲回来参加了人民軍。前二年前綫負了伤，才回到家里。

順勇想到这里，不由得握紧了拳头，两道濃眉擰到了一起，眼里燃燒起仇恨的火。他清楚地記得：是在一年春天里，溫和的阳光照在大地上，山上盛开的金达萊把滿山遍野染得紅

紅的。那時正是春耕季節，一家人愉快地在田里插秧，插完秧後，父親望着一片綠油油的秧苗說：“只要敵人炸不掉它，等到了秋天，收了稻子，也該給順勇和玉子把喜事办了。”媽媽也說：“都不小了，办完喜事順勇也該參加人民軍了。”正說着，忽然天空响起了馬達聲，兩架美機俯冲下來，一顆炸彈打了下來，在田里爆炸了，剛插完秧的那塊稻田立刻變成了彈坑。一梭子機關炮彈打倒了父親，殷紅的血從父親的身上流出，滴在彈坑旁……。

父親死後，喜事沒办成，順勇也沒參軍。他們沒有屈服，一家人又辛勤地開始了勞動，他們在瓦礫上蓋起了兩間草房，填平了彈坑，又插下了稻秧。可是仇恨的烈火卻沒有熄滅，一直燃燒在他們心里。

收拾完房子，阿媽尼開始給順勇洗腿。

順勇透過窗子向外面張望，看見了那羣滑冰的孩子，心里一急更坐不住了。

阿媽尼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事，說：“又想去滑冰了，上次腿快好了，去滑了一次冰，結果弄得快好了的腿又重了。要再去滑冰，你这腿就別想好了。”

順勇听得這麼一說，趕快收回了目光。他深知阿媽尼的脾氣和以前不一樣了。自父親死後，阿媽尼的臉上總是帶有莊重而憂郁的神色，以往的笑容很少見了。性情也變得孤僻了，一天到晚不多說話，只是狠狠地干活。

阿媽尼給順勇洗完腿，正要走出去喂牛，忽然順勇想起了什麼，叫回阿媽尼來說：“媽媽，我和玉子商量過了，等腿好了我就……”

阿媽尼沒等兒子說完接過來說：“就結婚對吧！你要早同

意，媽早就放心了。你倆都不小了。”

“媽，我說的不是這回事……我說的是……等腿好了參軍……”

阿媽尼不耐煩地說：“又是參軍的事，不知給你說了多少回了，一點都不聽話。我不是給你說過了嗎，等腿好了和玉子結過婚再去參軍也不遲。唉！十八、九歲的人了，還是那個火脾氣。”

順勇低著頭不好意思地說：“她給我說了，等我服滿兵役回來再結婚。”

“你同意嗎？”

“當然同意了。”

“我知道你們倆商量著跟我鬧，總免不了參軍的事。你先給我好好的躺著，等腿好了再說。”

順勇象受了委屈似地說：“我實在躺不住呀，我實在難受。媽，你听：那罪惡的槍聲、炮聲、飛機的嗡嗡聲，把我的心都要氣炸了。”

“你不看看你这腿連動都不能動。你有本事你現在就去，別整天跟我種田。”阿媽尼生氣地走出屋去。

順勇氣得擲了擲腿，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便長嘆了一聲：“唉——這倒霉的腿。”他用緊握著的拳頭狠狠地砸在炕上……

槍聲、炮聲和嗡嗡的馬達聲混在一起，從南方傳來，把順勇的心都快要攪碎了。

三

志願軍某部二連成一路行軍縱隊，行走在公路的一側。戰

战士们背着背包扛着枪，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前走着。一个个特别精神，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一点疲劳的样子。因为战士们知道这是长途行军的最后一天，再过一些时间，就会到达盼望已久的三八线前线了。

走在队前面的是个高个子，一支冲锋枪压在他那宽大的肩膀上，显得很威武。在那饱经风霜黑红色的四方脸上，有一对青春的大眼睛，闪着勇敢的光。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上边已刻下了一条条的皱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经过艰苦和战争锻炼的战士。他就是三班长李刚。李刚对同志关心体贴，但非常严肃，不爱说笑。说起话来象老牛拉破车一样总是不慌不忙，可是在完成战斗、工作任务时，却非常利索，从不拉杂。

这时，他扭回头来对身后的一个小个子说：“小虎呀！快上前线了，你累不累呀！”

“不累呵，班长。越往前走越有劲呀！”

这是参军刚一年的赵虎。同志们看他年纪小，都亲切地叫他小虎。今年他才十八岁。在他那圆蛋的脸上，还带着孩子的天真和稚气，可是在他的前额上已有了几条细细的皱纹，象老人在思索着什么，显示出他具有成年人的某些老练。在那苦难的日子里，赵虎从小就失去父母，给地主放羊，整天挨打受气，无人照管，象旷野里的劲草，倔强茁壮地成长起来，身体发育得强壮有力。

小虎昂着头迈着雄壮的步伐，向前走着。好象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

一辆汽车飞快地从他们身旁驶向前去。公路上尘土飞扬，一团一团地紧追着汽车的屁股。

小虎轻声地问身后扛着轻机枪的胖子：“陈志强，今天晚

上咱們住在什麼村子呵？”

“怎麼，你想住村子。今晚不住村子，上了陣地住坑道。我給你說呀！小虎，我就討厭住村子。”陳志強拍着小虎的肩頭粗聲粗氣地邊比畫邊說：“往村子里一住就別想打仗了，什麼挖工事呀，訓練呀，又麻煩又沒有個完。小虎你可沒有嘗過打仗那痛快勁呀！就這樣：把機槍一架，咯……咱老陳先給鬼崽子來個下馬威，痛痛快快揍他一頓……。”

陳志強說起話來和他的機槍一樣咯咯地亂叫，聲音又大又粗，不知道他的脾氣的人，還以為他在發脾氣。其實陳志強說話最直爽不過了，有話直出直入，不管對誰從不拐弯抹角。同志們叫他“炮筒”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部隊走下公路，順着一條鄉村小道前進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黑暗很快就包圍了人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於是前面傳來了口令：“跟上，別掉隊。”

李剛也跟着喊：“縮小距離，不准掉隊。”

小虎嚷開了：“這是誰，不長眼睛往我身上亂撞。”

“長眼睛頂屁用，這麼黑的天誰能看見你。”這是陳志強的聲音。

忽然“撲咚”一聲，接着小虎又嚷開了：“他媽的，你摔吧！等上了陣地再跟你算賬！我狠狠地揍你——狗頭艾森豪威爾。”

大家知道是小虎摔了跤，都哈哈地笑起來。

“要不是上陣地打美國鬼子，誰也不會吃這苦頭。”陳志強幫小虎說。

“笑什麼？你們就不摔跤了嗎？”

話剛落音，不知誰又摔了一跤，大家笑得更響了。

李剛在黑暗里象安慰又象鼓勵地對小虎說：“這麼黑的天不摔跤還行。來，讓我替你扛會槍。”李剛奪過小虎的槍扛在肩上，繼續說：“小虎，困難要靠自己克服，光埋怨也解決不了問題。要記住我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了祖國和朝鮮人民的幸福，摔几下算什麼！對吧？要說這就是困難，那以後的困難還更多更大哩！”

“班長，我能堅持住，掉不了隊，把槍給我吧！”小虎說着奪回了槍。

部隊翻過一座大山後，便看見附近被敵機炸着的房屋正在燃燒着。隆隆的炮聲不時由南方傳來。開始誰也沒有理會這些，只是一股勁地向前走着。

營部通訊員騎着一匹馬奔到連長跟前，交給連長一分命令。

連長捏着電筒看後，交給了指導員。指導員看完後，對連長說：“這要很好地動員一下才行呀！戰士們可能有抵觸情緒。”

“是呀！得很好動員一下。”連長皺了一下眉頭。

越往前走炮聲越響。小虎站住，擦了擦汗對李剛說：“班長，你听炮聲多響。”

李剛沒吭聲，只是用那粗大的手緊握着槍側耳听着，想着：在這火光和炮聲中，不知有多少善良而英勇的朝鮮人民正在默默地倒下去了，不知有多少朝鮮人民的財產化為灰燼！

雷鳴般的炮聲，震動着無罪的山谷，也震蕩着每顆赤熱的心。

指導員站在一塊石頭上向前一指說：“同志們！那是三八

綫，全世界人民所注視的三八綫，創造奇跡建立榮譽的三八綫。
同志們！現在給大家傳達一下上級的命令。”

陳志強一聽見炮聲，兩手直發痒，恨不得立刻飛到陣地上架起機槍打上一陣。這時他聽見指導員要傳達命令，便扛着機槍擠到指導員面前說：“這還要動員，打仗嘛！誰不願意，把槍一架揍他狗日的。”說罷便拉出要走的架子。

指導員沒有理他，又對大家說：“同志們！上級命令我們在這附近一帶，和石頭打仗……”

“和石頭打仗？”小虎摸不着頭腦問陳志強。

陳志強把咀一噉，不高興地說：“倒霉，又輪上挖工事了。”

“對，是和石頭打仗，構築縱深工事。這是光榮的任務，是革命的需要，大家要把眼光放遠點，要看到整體……。”指導員跳下了石頭，拍了一下陳志強的膀子說：“有意見嗎？要好好想想，老戰士要象個老戰士樣子才行。怎麼你這個炮筒脾氣還沒有克服。”陳志強伸了伸脖子不吭氣了。

部隊調轉了方向，朝山腳下一個村子繼續前進。

小虎望着炮聲隆隆、火光閃閃的前沿山頭，羨慕地對陳志強說：“那邊正在進行戰鬥哩！”

李剛若有所思地說道：“是呀！那里正在創造着和平與榮譽。”

陳志強搭拉著頭說：“戰鬥、和平、榮譽，偏叫我們在后邊挖工事挨炸彈。明天我去找連長要求上陣地……。”

李剛制止說：“陳志強你不要亂扯，有意見咱們可以談談。”

“說就說唄，我就是不願意在后邊挖工事挨炸彈……”顯

然陈志强心里还没想通。

部队走进了村子，三班被指定住村旁的两间小草房。

草房里没有点灯，黑糊糊的。从房里传出的鼾睡声，李刚断定主人已经睡熟了，决定不打扰主人睡觉。便轻声地说：

“同志们，夜深了，主人都睡了，我们不打扰他们了。先把背包解下来休息一下。”

大家都解下了背包坐在上面休息，唯有陈志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好象跟谁生气。

李刚看出他还在生气，便从怀里掏出烟来递给陈志强一支，然后划着了火柴替陈志强点燃了烟，自己也吸了一支。

“思想不痛快，可别跟身子闹气。来，陈志强，放下背包休息会。”李刚说着把他拉了过来。

陈志强大声地说：“在国内那一次战斗咱们连不是主攻，抗美援朝倒把咱们放在后边……。”

“你小声点，别吵醒了人家。”小虎说。

陈志强不但声音没小，反而噗的一声把背包狠狠地扔在地上。背包上的铁钩碰在石头上，又发出了“噹啷”一声。

接着房门开了，一位朝鲜阿妈尼探出了半个身子，向他们看了看又急忙穿上鞋，跑到他们面前，又扭回头向房里喊着：

“顺姬——快起来，志愿军同志来了。”

阿妈尼喊了两声，又急忙抓住战士们的背包边向房里拉边说：“你们来了怎么不进家呢？快到房里暖暖和和，外边风大别冻着了。”

大家脱了鞋进到房里，房里就和春天一样暖和。

“噹”地一声，阿妈尼划着了火柴，点燃了挂在墙角的小

松油灯，房里立刻就充满了扑鼻的松香味。房子不太大，一道木墙把它隔成了两间，一间放着零碎东西，一间阿媽尼一家住着，靠阿媽尼住的那头还搭了个厨房和牛棚。

宁静的小房顿时热闹起来，阿媽尼忙着给他们腾房子。小姑娘順姬抱起刚卷起的散乱的被子，跑进放着东西的那间去了。两条辮子在李剛面前晃了晃。一会儿小姑娘又跑过来，和阿媽尼扶起躺着的順勇走到那一间去。

李剛拉着阿媽尼的手感激地说：“让我们自己来吧。”

大家一起动手，不一会就收拾好了。

小虎刚拉开被子，阿媽尼和小姑娘順姬又从厨房里端来了开水，递给了小虎和陈志强。小虎接过碗问道：“阿媽尼贵姓？”

小姑娘立刻说：“我们姓金，金日成的金。”接着她又把她名子和她哥哥的名子全告诉了小虎。李剛在一旁觉得她的态度，她的语气很象一个大人了，而又显得爱姣和自豪。

“这村子叫什么名子？”陈志强闷声地问了一句。

“你猜叫什么？”她偏着头，神情有如一个淘气的小孩子，在成人面前卖弄着什么秘密似的。但不等陈志强猜测，她又马上说：“叫銀波里。这名子好听吗？”

“好听。”小虎坐在被子上赞美着：“銀波里，多美的名子。”

阿媽尼叹息地说：“可惜还是个好听的村名啊！”

“怎么？”小虎好奇地问。

阿媽尼思索了一下说：“銀波里这个名子有段故事呵！”

順姬小姑娘拉着阿媽尼的衣襟说：“媽媽，你咋沒有給我说过呢？”

小虎也说：“金媽媽，是个什么故事？”

阿媽尼本不想說，因為天不早了，可是見這兩個孩子好奇地望着她，要聽故事，也就坐下來說開了。大家也都圍着火盆靜靜地听着。

“銀波里是個美丽的名子，這是前輩人流傳下來的。它的來歷有個动人的傳說。”阿媽尼撥了撥火，皺起眉頭說，“有位老大爺說，在很早很早以前，這裡是個人烟稀少的地方，沒有名子的村子，一共住着十來戶人家。土地十分瘠薄，雨天是水災，晴天是旱災，一年到頭打不了多少糧食，靠土地吃飯比上天還難。人們过着十分勞苦的生活，吃不飽，穿不暖，可是那十來戶人家沒有被這地方吓住，他們用剛毅的意志，辛勤的双手不停地勞動着。人們在盼望着有一年能够大丰收……不知过了多少年，丰收還是沒有到來。伴隨着人們的，仍舊是飢餓和寒冷。

“有一年冬天，村里忽然來了個白胡子老头，他對大家說：你們不是盼丰收嗎！我告訴你們，有個地方離這裡很远很远，那裏有仙種和神水，只要你們能把它拿回來，種在你們這裡，就會有丰收啊！有些青年問那個地方在哪，那老头用手一指說，在金剛山。老头說罷就不見了。”

大家都仰着頭，動也不動地聽得入了神。小虎用手碰了一下陳志強說：“那白胡子老头，一定是個好人。”

陳志強作了個手勢，叫小虎不要說話，仔細往下聽。

阿媽尼想了想又說：“是呀，那老头是個好人。以後，有兩個青年和一個姑娘……”

“還有一個姑娘，”順姬說。

“有個姑娘，比你大點。他們三人便按着老头指的方向去金剛山找仙種和神水。一路上他們經歷了千辛萬苦，走着跋涉

着冻，不知爬过了多少高山；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夜晚和白天，更不知趟过了多少河川……有一天终于找到了金剛山。那个山呀，很高很高，又非常陡，他們爬了两三天才上去。到山顶一看，那个白胡子老头早就坐在一块大青石上等着他們哩！老头見他們来了，便迎上去拍着他們的肩膀說：‘你們真的来了，有志气。好，我的这些仙种和神水，只能給你們这些勇敢的人。’”

阿媽尼掠了掠头发說：“老头說着就把仙种和神水給了他們，又把他們送下了山。青年和姑娘正要向老头道謝，那老头又不見了。”

小虎低声对李剛說：“那老头一定是个神仙，对穷人多好！”

李剛沒有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阿媽尼站起来撥了撥松油灯，又說：“他們拿了仙种和神水以后，便朝回走。誰知走到半路，那姑娘忽然病倒了，走不动了。姑娘对两个青年說：‘不要管我，你們先走吧！不然誤了春耕，就誤了全村人的丰收。’那两个青年說什么也不肯丢下姑娘，便对姑娘說：‘我們都是朝鮮人，决不能丢下你。’于是两个青年替換着一直把姑娘揹了回来。村里的人見他們取回了仙种和神水又惊又喜，惊讶的是他們那勇敢的精神，喜得是丰收有了指望。当天全村人一齐动手种下了仙种，又辛勤地化了几个月的時間修起了一座水庫。”

阿媽尼用手向外指了指說：“村子西头的水庫就是那时修成的，不过后来又加修成这么大的。”

小虎天真地問：“真的嗎？”

“真的，那个水庫可大了，不信我明天領你去看。”順姬